

## 開放文學 – 江湖俠義 – 三俠劍 第六回 第二節

矮人說：「我活得不耐煩啦。」隨手將破衣前後襟向上一掖，焦振芳掄拳便打，矮子閃身一縱，頭髮都要擦著上邊的擂台頂。

和尚站起身軀，念了一聲：「阿彌陀佛，哪位也沒有這個討飯的高明。」矮子眼似電光，股似彎弓，走似蛇行，快如鳥飛，真有貓躡狗閃、兔滾鷹翻之妙。二三十個照面，下邊一腳，上邊軟肋一拳，焦公子栽倒擂台的台板上。矮人一樂，說：「就是這個能為？我還討我的飯吧，我不當差啦。」矮爺方要下擂台，和尚站起身軀說道：「阿彌陀佛，且慢。你這樣高明的武學，你焉能是乞丐？你是巧扮私行。你瞞不過我去。」矮子一樂，遂說道：「你是和尚，就是老道，我也敢跟你比賽。」和尚將藍布僧袍一閃，二人這才插拳動手。和尚乃是十三太保的橫練，拳似流星，腳似鋼鑽。張旺張爺縮小綿軟巧。向高處一縱，二人都是頭快擦著頂棚；向下一落，並無聲音。真是拳腳要准，發招要穩，旋轉如風，動手多時，未分勝敗。工夫一大，張旺由東向西，和尚由西向東，掌院僧法藍右手運用鐵沙掌、重手法，矮身形向張旺背後打來。說時遲，那時快，張旺覺著背後生風，閃躲不及。別看張爺瘦小枯乾，乃是一位練家子，要換別位，這一掌骨斷筋折。張旺向前走了三步，臥伏在台板之上，只覺筋骨皮肉疼痛，五腑六臟都翻了個，嗓子眼一發甜，鮮血順著口角直流。黃三太等眾英雄擦拳磨掌，著急憤恨。金頭虎說：「亮傢伙！」黃三太說：「幹什麼？」金頭虎說：「殺鎮播的。」黃三太說：「你這叫廢話。」正在此時，就聽台下一聲吶喊：「好大膽的出家僧人！敢用重手法，下絕招打人。飛天玉虎蔣伯芳來也！」蔣五爺縱上擂台，與棍打焦公子，搶去白龍駒，乃是一樣打扮。王七與眾教師向台下就跑，說道：「師傅，這就是打焦公子的正凶。」連焦公子也向下跑，台上只剩和尚與張旺、蔣五爺三人。蕭銀龍、黃三太等一看，五爺上了擂台，蕭銀龍說：「乘此時咱們上去人，將張爺救下來吧。」

濮德勇與金頭虎、楊香五三人上了擂台，濮德勇背著，金頭虎開路，楊香五斷後，將張爺背下擂台。

蔣伯芳與張旺從哪裡來的呢？一張嘴難說兩下話。勝三爺與歐陽大義士由孟家寨一同起身奔杭州，蠻子說：「三哥，您帶著寶刃吧。」勝三爺說：「我有刀，還是賢弟暫且佩帶。到了杭州，找著道兄，物歸原主。」勝爺到處是恭而敬之，蠻子走到何處都是玩笑，每逢走到村莊鎮店，必有一圈人在後頭跟著喊：「看漢奸！看漢奸！」勝爺一看這宗光景，蠻子不好好走道兒，淨與百姓們在道上玩笑，勝爺說道：「賢弟，咱哥倆實在走不到一塊啦，咱們到杭州見面吧。你帶著寶劍到杭州，找著道兄物歸本主，然後再找惡道七星真人。咱們哥倆杭州府見。」勝爺在路上與蠻子分手。這一日來到杭州，在飯鋪中喝茶吃飯，聽見吃飯喝酒之人說閒話。那就有人說：「這個事越鬧越大。八月廟上，知府的公子搶秀才之妻，那時看熱鬧的真是人山人海，誰也不敢管。從酒樓上跳下一伙人來，要看相貌就完啦，雷公嘴，狗蠅眼，羅圈腿，有一位瘦小枯乾，有位俊俏人物，有位黃白臉膛，將焦公子的家人教師都打啦，救了蘇秀才之妻。」勝爺一聽，正是黃三太等。又聽一人說道：「這六個人惹下禍啦，後來又來了一個使棍的。焦公子正與梳冲天杵的打的分不開啦，這位使棍的來了事，焦公子不聽，後來二人說僵了，他們二人也動上手啦，一棍將焦公子打下馬來，搶去白龍駒，打的焦公子口吐鮮血。現在一府兩縣，一體嚴拿，這幾天還沒拿著人呢？」勝爺一聽，心中暗想：「又是一場是非，使棍的非是蔣伯芳不可。他們決不敢在城裡鬧，我在離城十里八里的地方去尋找他們。」勝爺吃了飯，溜達著到了錢塘堤，走下堤坡，向西北尋找。勝爺出去十餘里地，天色已晚，走到一個鄉莊子，也沒有大店，勝爺進了一家小店，看著西鄰有一道小牆並不甚高，店中單有一個西小院，勝爺住了北房單間。伙計將茶沏來放在桌上，轉身出去。

勝爺喝著茶，就聽馬叫之聲，聲音響亮。勝爺打北房出來，來到西牆頭，長身形一看，拴著一匹銀鬃白馬。心中思想：為何此馬亂叫呢？勝爺焉知此馬它是戀群，如今單馬無伴，它才亂叫。勝爺一看此馬雪霜白，勝爺心中暗說：「小店裡那裡來的這匹好馬呢？」看畢，遂轉身形進了屋中。伙計又來沏茶，勝爺問道：「這馬是你們店裡的嗎？」伙計說道：「這是一位客人的馬，客人偶得風寒之疾，住了我們店啦。這匹馬生人不敢上前，聽說客人是鏢行人。」勝爺說道：「是哪個鏢局子的？」

伙計說道：「是十三省總鏢局的。」勝爺聞聽一笑，遂說道：「此人二十上下歲吧？」伙計說：「正是。」勝爺捻髭思索：「許是老五，惹下禍跑這裡隱著來啦。」勝爺說道：「伙計，你到那院去說，就提有勝英住在北上房啦，問他認的不認的？」

伙計出來，勝爺也隨著出來。伙計來到蔣五爺的屋中，跟蔣爺一說，蔣爺立刻出屋來到院外，隔著矮牆一看，正是勝三爺。

蔣五爺叫道：「三哥您這院來吧！我住三間呢，咱們一同吃飯吧。」勝爺這才來在五爺屋中。五爺要了酒菜，勝爺問道：「你棍打焦公子，有其事嗎？」蔣五爺說：「不錯。」勝爺又說：「你搶焦公子白龍駒，也有其事嗎？」五爺說：「有其事，現在院中拴著的就是。」勝爺道：「五弟將假做真，現在兩縣一體嚴拿。」蔣五爺說：「嚴拿豈能奈我何？」勝爺說：「不是那樣說法。黃三太等落在何處，五弟可知道嗎？」五爺說：「小弟不知。」勝爺說：「五弟你千萬別露面，我用完飯出去尋找他等。」勝爺吃完了飯，前去四外莊村尋找六位小弟兄，找了半日，杳無蹤跡。一連幾天，勝爺在外面看見貼有立播的告白，勝爺心中明白，立此播台是為他們的事。勝爺回到店裡，可不跟蔣五爺說。二十四日哥倆在屋中吃早飯，伙計愛說話，遂說道：「客官，您不看打播的去嗎？」五爺問道：「哪裡有播台？」伙計說道：「八月廟東設立一座播台，今日是頭天開播。」蔣五爺叫道：「勝三哥，咱們哥兒倆前去看看如何？」

勝爺一笑說道：「這是官府的公子焦振芳設立的播台，就為的是你們爺兒七個所立。」蔣五爺說：「他既為我們爺兒七個立的，我更得去啦。」勝爺說：「賢弟若去，千萬不可性傲。立播之事，我早就知道，我未肯告訴你，你不去最好。」蔣五爺聞聽勝三哥之言，遂說道：「您要是不叫我去，就急死小弟了。」

勝爺知道不能攔阻，遂說道：「若去可不許攜帶傢伙。」蔣五爺說：「這倒可以。」蔣五爺由腰間取出一塊碎銀子，叫伙計買了一丈白布，將盤龍棍纏好，放在牀下。勝爺叫道：「伙計！此馬多加草料喂養，我們十天半月不來，一樣給店錢。如有官人前來，若問此馬是何人的，你就提南七北六十三省總鏢頭勝英寄存的，因在西河沿見有人牽著此馬售賣，勝英因買馬，錢不夠用的了，回到城裡取銀子去了。」蔣五爺帶上馬連坡草帽，遮蔽著臉面，弟兄二人這才夠奔播台而來。

來到播台下，一看真是人山人海，此時正是賈明上播台，勝三爺在蔣五爺背後，一看賈明一臉灰色麻子，戴著一個草簾的草帽，說話操山東口音。蔣五爺問道：「三哥，這是為何？」

勝三爺說：「必是有人划策，喬裝改扮。」賈明在播台上，三十六招羅漢拳已畢，被焦公子踹下了播台。三太上台，青布短靠，面賽桃花，報名姓與焦公子，插拳動手，未分勝敗；張旺上播，戰敗焦公子，復又與和尚動手，被和尚用重手法所傷。

蔣五爺一看，遂將草帽甩去，就要上播，勝爺剛一勸解，蔣五爺說：「你還勸我作甚？張旺看看要死於台上了。」蔣五爺遂縱上播台，楊香五與傻小子賈明見蔣五爺上了播台，這才將張旺搶下了播台。勝爺也到了眾人的跟前了，勝爺遂叫道：「張賢弟，你怎樣？」此時張旺已昏迷不醒，濮德勇將張旺放在地上，這且不表。

單說播台上和尚一看蔣五爺五官清秀，俊美之甚，年約廿餘歲，和尚念了一聲：「阿彌陀佛，你就是蔣伯芳嗎？」蔣五爺答道：「不錯，正是蔣五爺。」和尚說：「蔣伯芳，你太無王法了，搶綢緞店估衣鋪，棍打焦公子，搶去白龍駒，兩縣一府正在捉你不著，你還敢出頭露面？」蔣五爺說：「你不稱和尚二字，你是賢愚不分。按說此話跟你交代不著，我們倒不是搶綢緞店估衣鋪的，你們確實是搶了秀才之妻，以官壓私，以強壓弱。你助紂為虐，你是銅和尚、鐵和尚，我若砸不扁你，我不叫蔣伯芳！」五爺掄拳便打，和尚架架相還，兩個在播台上，一來一往，各使平生的學業，一位是金鍾罩、鐵布衫童子工，一位是踢柏木樁，橫推八匹馬，和尚軟硬的工夫在身，蔣爺是藝精氣傲，和尚拳到處泰山粉碎，蔣五爺腳踢處神鬼皆驚，二人戰了百十餘回合不分勝負。和尚用小林寺的絕藝三十六把左右神拿，一伸手將蔣五爺的英雄帶捋住，鷹爪力亞賽鋼條。蔣五爺用右手，將和尚手腕纏住，用大指一

點和尚的寸關尺，和尚五指俱開。和尚三十六把左右神拿，蔣五爺七十二手破法，一會兒被和尚拿住，一會兒被蔣五爺破開。金頭虎說：「楊香五你看，這要是我上去，和尚將我擲出二里地去。」和尚二十六手左右神拿，蔣五爺七十二手破法，不分高下，兩人又遞拳腳，看熱鬧之人，猶如木雕泥塑一般。蔣五爺動著手，鋼牙一咬，雙睛一瞪，心中思索：「我自十八歲出世，棍掃十三省英雄，又回松竹觀練了三年，反不如初也，今天遇見對手，何不使我老師所傳的那陰陽童子腿的絕藝？我教師雖然傳授於我，當初可受過戒，但分有一線生路，可不許使這一招。今日我用這一招，將和尚踢死，以報我張大哥之仇。」蔣五爺思想至此，遂使跨虎式，右手二龍吐須，奔和尚二目，和尚用手一蔽，豈知上面是假招，底下用陰陽童子腿，左腿起來照定和尚腿腋一晃，和尚一閃身，蔣五爺右腿抬起來，照定和尚胸前就是一腿。

這一腿使的十足的力量，蔣五爺有踢柏木樁的工夫，四五寸的柏木樁，飛起腿來一腳踢折，沒有千餘斤的力量，踢不折柏木樁，今天這一腿踢在和尚胸脯之上，和尚要不是童子工十三道橫練，就是筋斷骨折。和尚中了一腳，向後一退兩退，嗓子眼發甜，「哇呀」一口鮮血吐出，仰面躺在擂台上，昏迷過去。

擂台下一陣大亂，老和尚死在擂台之上！此時焦公子與眾教師早就下了台啦，一見如此光景，他遂齊集兩縣一府的官人，將擂台東西兩台口早已團團圍住。就聽吶喊：「拿呀！拿呀！將老當家的打死啦！」蔣五爺不慌不忙，在擂台上一抱拳，說道：「列位，公門當差的朋友，帶軍裝穿號坎的眾位，你們當一份小差事，都有妻子老婆，賺錢養家，我蔣伯芳須說明白了，樹從根上起，水從源處來，八月廟上，知府的公子焦振芳搶秀才之妻，廟上人山人海，都不敢干預，秀才之妻哭的可憐，我們打的是抱不平。知府之子，以官壓私，說我們搶緞店估衣鋪，賊咬一口，人骨三分，焦公子比賊都厲害，比賊都惡。我從中解勸焦公子，惡奴家人由背後劈我一刀，我用棍將刀磕飛，刀落在那一個惡奴頭上，焦振芳說我是明伙，我才棍打焦振芳，眾教師包圍我，我才騎焦振芳的馬逃走。我們打的是不平，眾位每月賺幾兩銀子，不致賣命。我把話也交代明白啦，眾位擋我者死，放吾者生。」眾差人知道此事，只喊「拿呀拿呀」，就是沒有人上前。蔣五爺由擂台上跳下來，官人俱都將道路閃開，看打擂台的猶萬佛頭一般，蔣五爺到處，人俱閃開。蔣五爺來在勝爺人羣之中，遂說道：「走！」此時賀宅家人背著張爺，張爺口中的血還直滴答，大伙相商夠奔何處呢？賀照雄說：「先奔我家，還能上別處去麼？」

眾人到了賀宅，天已平西。賀照雄吩咐家人，預備軟榻藤牀，將張爺放在軟榻之上，仍然昏迷不醒。勝爺叫道：「照雄！速取文房四寶。」勝爺開了治吐血的方子，叫家人備快馬，到大藥鋪照方抓三劑藥。家人去了工夫不大，將藥買來，勝爺說道：「照雄、三太，這時要有你師叔、師大爺在此，他們的藥比我開的方快。」三太說道：「前幾天我師祖父來了，追刺客出去未歸，叫我們不必懸念。」勝爺心中暗道：「事情是越鬧越大，連我恩師都露了面了。」此時將藥煎好，把張爺扶起來，用筷子將牙關撥開，用匙將藥灌下，灌下幾匙去，張爺就稍能自己下咽了。服完了藥，將張爺放躺下穩了一穩，勝爺拍張旺的肩頭說道：「張賢弟心中明白不？」張旺翻了翻眼說道：「擂台上這一掌，小弟自知受傷太重，大約不能久存人世。二十年前，您救過小弟之命，小弟如今方要報答，不想半途遭此。有兩宗事您得給我辦。」勝三爺問道：「那兩件事？」張旺說道：「第一件就是這一掌，您得給我報仇，若不與我報仇，至九泉下我也不能瞑目。」勝爺說道：「張賢弟，你眼前站立的這位，你可認識？」張旺上眼皮一翻，說道：「我由四月就未離您左右，所有您這一干老少賓朋，也有見過的，也有沒見過的，差不多我都認識。此時我只覺心中發慌，眼目昏花，看不清楚。」勝爺說道：「張賢弟，這一位就是飛天玉虎蔣伯芳蔣五弟。」張旺說：「原來是蔣五弟。在火燒紅棚之時，我就見過一次，分手不過幾日。」勝三爺叫道：「張賢弟，第一件事，已經給你辦完了。當你受了重手法的時候，蔣五弟就上了擂台，楊香五、賈明、濮德勇三個才將你救下擂台。蔣五弟與和尚當時動手，和尚中了蔣五弟一腿，比你的傷還重，踢的和尚滿口噴血，當時就昏迷不醒。用的是陰陽童子腿的絕藝，一腿正踢在胸脯之上。賢弟不要思慮，好好的養傷，別看此時心中發慌，吃下第二服藥去就穩的住了。你偌大年紀之人，吐血焉能夠不心中發慌呢？年輕的人要是吐一口血，也得頭暈眼花。賢弟，這頭一件算不用辦啦。但不知第二件是什麼事呢？」張旺打了一個唉聲說道：「勝三哥，有狠心的兒女，沒有狠心的爹娘。兄弟有一個犬子，名叫張玉龍，前三年在杭州我會見他一面，那時我正在酒樓上獨自喝酒，他也上了酒樓啦。我見了他，一問他：『這幾年總沒見你之面，孩兒你做什麼事情呢？』玉龍言說：『在蓮花湖充當水八寨的寨主。』我當時一聽，就唾了他一口。我說：『好冤家！你不走正道，當了臭賊啦？為父養你，指望光大門楣，光宗耀祖，你不知上進，流為臭賊，從此我只當沒有你這個兒子，咱父子從此永別，你當你的賊，我當我的保鏢的。』說完了，我甩袖下了酒樓，他伸手拉我的衣服，跪在地上央求我，他言說從此改邪歸正，我一時氣惱，遂下了酒樓。

過了二年我又煩人打聽他的行蹤，據說由前三年父子酒樓分別，他就棄了蓮花湖啦，我再想找他也找不著了。張氏門中只此一子，第二件事就是此子，以後您要遇見他，千萬提著他的小辮，由苦海中將他提到岸上，把他安置在十三省總鏢局內，將來好叫他得一個好結果，接續我張門之祀。這孩子的長像，可與我大不相同，他的長像酷似他母，乃是俊品人物，現在雖不在蓮花湖，吾想他絕不能走正路，不是在深山，便是在海島，不為大王便為匪首。這就是小弟第二件心事，這事關係張家的香煙，三哥要遇見他的時候，無論他怎樣無理，三哥要看小弟之面，就說有小弟的遺言，務必將他導入正道，小弟死亦瞑目了。」

勝三爺說道：「張賢弟，這兩樣事，第一件，不用提啦。第二件，愚兄無論在何處遇見吾那賢姪，必然遵賢弟的話辦理。只要有愚兄在世，絕不能叫他走入邪途。賢弟你安心養病要緊，千萬不要多思多慮，騷擾自己精神。」張旺將話聽完，閉目合睛，仍然昏昏睡去。勝爺說道：「眾位賢姪，咱們大家也該吃飯了。」賀照雄說道：「飯已預備好了，就請恩師與蔣五爺和眾位兄弟等，到前面客廳用飯吧。」大伙這才來到前院客廳之內，一張圓桌，爺兒十位入座用飯。蔣五爺還是不喝酒，勝三爺叫道：「蔣五弟！你這一腳，恐怕踢出禍來。」蔣五爺說道：「勝三哥，何禍之有？便有禍豈能奈我何？慢說他是肉和尚，就銅和尚鐵和尚，我也砸得扁他。」勝三爺說道：「五弟你有所不知，少林寺老方丈九十餘歲，他手下有和尚不下六七百名，皆因少林寺地方狹窄，所以又創設白蓮寺於杭州，這座白蓮寺是老和尚的四個徒弟掌管。別人的本事大小，賢弟不知，你還不知恩師的本事麼？老和尚與恩師呼兄喚弟，小巧軟硬勁的工夫不提，老和尚與恩師時常在一處較量。冬天二人俱都脊背對脊背坐在冰上，一坐三天三夜，只穿一條單褲，這三天三夜，不吃不喝，也不大小便，老和尚伸手摸摸恩師的身上滾熱，恩師再伸手一摸老和尚的身上也是滾熱。夏天在少林寺中大殿裡，生四盆火，放在大殿的四門，恩師與和尚俱身穿皮衣，二人脊背對脊背打坐，一坐三天三夜，俱是週身冰涼。這種驚人的絕藝，誰人能行？白蓮寺掌院僧是老和尚的徒弟，賢弟這一腳，恐怕有禍。」蔣五爺說：「勝三哥，我一條棍打南七北六十三省，五七百和尚何足道哉？」勝爺見蔣五爺性傲，遂說道：「五弟還是有欠涵養。」

爺兒十位正在喝著酒，忽聽家人來報，說道：「回稟少當家的，現在四角貼告示，擂台不動，明日止播一天，廿六日仍然開台。告白上寫專會南七北六十三省保鏢護院的英雄，打不了南七北六十三省的俠客，誓不止播。」勝爺聞聽，一攏銀須，叫道：「五弟！你這一腳踢出禍來啦，少林寺老和尚大概許要出世。」蔣五爺叫道：「勝三哥！就是他項長三頭，肩生六臂，小弟也要與他見個高低！」到了八月廿六日這一天，爺兒十位及賀宅的家人，起早用飯已畢，眾位英雄分三撥前往擂台。眾人來到擂台下，一看擂台仍舊，四門貼著告白，看熱鬧的人較前尤多。在路上就見遊人如鯽，到擂台下再一看，就好似螞蟻一般，萬頭攢動。作買賣的皆去趁生意，茶棚搭了無數，惟擂台上人皆無。爺兒十位，擂台下來的溜達，觀看擂台下的形形色色。金頭虎賈明與張茂龍一同走，蕭銀龍與楊香五同走，黃三太與賀照雄等偕行，勝爺與蔣五爺同行，大伙等在擂台前後閒溜，有的看十樣雜耍，有的閒遊。蕭銀龍與楊香五二人走到擂台下，蕭銀龍仰面向台柱子上觀看，見有白紙黑字，一張告白，字有核桃大小。蕭銀龍看上面寫著「告白」兩個字，下面寫的是：「為通告事，本播發起，緣以盜匪充斥，官家需求武術人材，拔尤選萃，以應需要。不料事出意外，白蓮寺掌院僧在擂台上受傷甚重，因之散播，對於立播本意，未收效果。」

茲再續播若干日，為選擇人材起見，專會南七北六十三省保鏢護院教場之老師，及俠義劍客，四海英雄。其有懷藝未售，不得

展其所長者，正可作出身之階梯，或不願意聘公門，亦可借此揚名天下。望各界英雄、武術大家，一臨此播，實為幸甚。」

蕭銀龍看畢告白，再看兩播台柱子上紅紙黑字，這副對聯的口氣，真有打遍天下的意思。蕭銀龍叫道：「楊五哥！你看看這個告白，是多大的口氣？所說的話，完全是對咱們鏢行說的。」

楊香五說：「這回的熱鬧可大啦，必然有出類拔萃的人材。要似你我之輩，決上不了播台。」

蕭銀龍與楊香五在閒談之際，就聽東南一陣大亂，塵沙蕩漾，人聲喧嚷：「鎮播的來啦！」眾人閃開了道路，一看前面正是焦公子，騎著一匹艾葉青的馬，後面緊跟著就是野雞溜子王七，座下一匹帶花驢，在馬上搖頭晃腦，精神露外。再看後面，就是焦公子的那群惡奴，護院的、當教師的，俱坐在馬上，洋洋得意，齊撒坐驢，亂抖嚼環。當中間有一乘二人亮轎，轎上坐著一位僧人，白臉膛，白鬚鬚，白眼眉，壽毫有二寸多長，穿著灰色的僧袍，光頭未戴帽子，灰色的僧褲，灰色的僧鞋，灰色的襪子，一身灰色，露出一種出塵逸世之概，閉目合睛，穩坐在亮轎之內，連氣兒都看不見喘。金頭虎叫道：「楊香五！你看這個和尚都要死啦，用轎搭到播台底下，必是斂缸錢來啦，死了好坐缸。怎麼連氣兒都看不見喘呢？」楊香五說道：「你別胡說啦，這必是鎮播的。」二人說著話，焦公子的馬已經來到播台之下，後面的轎子也到啦。焦公子棄了座騎，家人接過絲繩，牽往播台後面去了，其餘眾惡奴緊跟著也棄了坐驢，自有人接馬去遛。眾人猶如眾星捧月一般，將老和尚圍的風雨不透，焦公子來到轎前，面對老僧，控背躬身行了一禮，說道：「老方丈請下轎上播台，已經來到啦。」老僧這才微睜二目，看了看眾人，下了二人亮轎，轎夫將轎抬走。老方丈對眾人一擺手，向兩旁一打手勢，眾人雁排翅分開，列於兩旁，真是連大氣兒都不敢喘，惟獨看熱鬧的人，聲音鼎沸，人聲嘈雜。眾人立於兩旁，老方丈走至播台切近，將左腿向上一揚，腳心扣在後腦海上，作出朝天凳的架式。金頭虎遂說道：「楊五哥你看，老和尚小子還弄這麼一手給大家看看呢。他必是覺著他老啦，在眾目之下逞能呢。這一手我由五六歲上就會，香五你看。」傻小子當時抬起右腿用手一搬，貼在後腦海；又放下右腿，再用左手一搬左腿，放於腦後，然後又來了一個大叉，遂說道：「這算什麼？這還驚的了人嗎？」楊香五說：「你別裝瘋賣傻啦，人家搬朝天凳就完嗎？你看看，那是要上播台的架子。但不知他怎樣上去？反正一條腿，一丈五六高他不准躡的上去。」金頭虎說：「你別抬舉他啦，搬過梯子來他也上不去。」

二人正在說話之際，就見老方丈，右腳向地一踉，耳輪中就聽得「呱噠」一聲，聲音震人的耳鼓。再一看老方丈，左腿仍然搬著朝天凳，縱上了播台啦。此播有一丈三尺高，播上又起二尺餘的欄杆，共合一丈五尺餘高，老方丈一條腿縱上播台欄杆之上，來了個金雞獨立的架式，猶如站在平地一般。老方丈面向播台，縱上欄杆，仍然面朝裡。此時台下之人，一見老方丈單腿縱上播台，個個莫不愕然，喧嘩聲音忽然而止，猶如鷹入鬆林，群鳥無聲一般，真是鴉雀無聲，將看播之人俱都鎮住，萬眾目光，俱都射在播台欄杆上的老方丈的身上。就見老方丈一轉身軀，僧衣一飄，賽蝴蝶一般的輕巧，一個旋子，面朝外而立，仍然單足，好似釘子釘在木頭欄杆之上。面對播台下之人，口中念道：「阿彌陀佛。」焦公子走到老和尚面前，先作了一揖，遂說道：「請老方丈後台用茶。」老方丈一擺手，焦公子無語而退。老方丈手打問訊說道：「眾位施主，我出家人來此鎮播，雖說焦公子之聘，事實上不然。那麼貧僧是為功名富貴而來嗎？也並不是為功名富貴而來。只緣貧僧有一長門大弟子法藍，掌院白蓮寺，年已七十有餘，自幼出家，拜在小僧門下，小僧晝夜教授，六十餘年的苦工，派來杭州掌院於白蓮寺。也是他不知自愛，一時糊塗，參與杭州之播，受焦公子振芳之聘，前來鎮播，致受重傷，這也是他學藝不精，禍由自取。但而有一件，孺子蔣伯芳乃是玄門的門徒，自古紅花綠葉白蓮藕，三教原來是一家，孺子不知玄門義，用陰陽童子腿，下毒手，一腿將我長門弟子法藍踢得口吐鮮血，不知人事，倒於播台上，老僧因此才出頭露面。但是出家人焉願擾攘紅塵？你們俗家疼兒女，孝父母，敬兄長，愛兄弟；我們出家人，跳出三界外，不在五行中，一塵不染，萬慮皆空，惟有一樣，疼徒弟，孝師傅，敬師兄，愛師弟，這就是出家人所有的牽掛。吾的掌院僧法藍，竟被蔣伯芳小兒所傷，老僧此來，就為的看看蔣伯芳小兒的陰陽童子腿，要與徒兒略報一腿之仇。」老和尚語至此，將腿放下，一個轉身落在播台之上，仍然臉朝外，不聞台板的聲音。面對台下，厲聲叫道：「蔣伯芳孺子聽真，貧僧知汝是艾道爺之徒，倚仗你有陰陽童子腿的絕藝，橫推八匹馬，倒拽九頭牛之能力，藐視一切，不知義氣。自古三教是一家，你是玄門徒弟，吾徒法藍乃是僧門弟子，你不知僧道之義，竟下毒手傷了吾徒。今天貧僧播台，並無他意，貧僧也不傷害生靈，蔣伯芳你也不要擔驚害怕，你要是人物，你就此速上播台，貧僧要看看你的陰陽童子腿。就憑乳臭小兒，黃口孺子，胎毛尚且未退，你就敢藐視天下英雄豪傑？你要是畏頭畏尾，怕死貪生，不敢上播，貧僧必要找你師傅，分辯理論，決不輕饒與你！小畜生還不上播台，等待何時？」此時播台下，勝三爺與蔣伯芳、黃三太、賀照雄等眾人，已經聚到一塊，蔣五爺一聽，老和尚在播台上口出不遜，口口聲聲叫自己上播台，蔣五爺只氣的三屍神暴跳，立刻就要上播台。勝三爺伸手攔，叫道：「五弟不可。且息雷霆之怒，聽為兄有言相告。此和尚名喚壁和僧，愚兄在賀宅酒席上曾對五弟談過，賢弟萬不可逞一時之憤，自取其禍。」蔣五爺說道：「勝三哥，恩師與他為友，小弟不知，恩師又未曾與小弟介紹過，他為誰的長輩？他就是鐵打的金剛，小弟又何懼之有？」勝爺仍然不放蔣五爺。蔣五爺大怒，叫道：「三哥別管！」一把抓住勝爺的手腕，向外一推，竟將勝三爺推了一個趑趄。勝爺叫道：「三太、香五！攔阻你五叔，千萬別叫上播台。」三太等弟兄八位上前攔阻，蔣五爺用手一分眾人，這八位東倒西歪，蔣五爺奔向播台而去。勝三爺知道蔣五爺青年剛復，決不能攔，只可聽之而已。蔣五爺來到播台之下，一聲吶喊：「僧人不要口出大言，你家蔣五爺來也！」語畢，縱上播台，遂說道：「你不稱和尚。」此時焦公子等見蔣五爺上了播台，王七在老方丈耳邊低言說道：「師祖，打我恩師的就是此人。」老方丈一擺手，野雞溜子一拉焦公子，眾人俱都抽身下了播台。此時台上只剩鐵鍊金剛的壁和僧與蔣五爺二人，眼看就是一場惡戰，蔣五爺大禍臨身，從此惹起一場風波，僧道鬥藝。此是後話，暫且不表。

眾人要問壁和僧由何而來？書中不得不補敘一番。話說法藍僧那日在廟中，正在盤膝打坐，忽然野雞溜子王七進廟，門頭僧叫道：「王七！你被逐出廟，永不許回廟，又幹什麼來啦？」

王七說：「師兄，你給稟報一聲，我此來乃是心血熱膽，有機密大事。」門頭僧無法，只好回明法藍僧，法藍僧叫門頭僧將野雞溜子王七喚入。野雞溜子王七進了禪堂，見師傅法藍僧，雙膝跪倒，放聲大哭。法藍僧問道：「你有話快快說，何必如此？」野雞溜子王七由腰間取出小包袱，打開了小包袱，取出法寶的戒箍，雙手遞與法藍僧，說道：「恩師，吾四師叔現在被殺，小徒不避危險，將戒箍盜來，特報與師傅知曉，好與我四報仇雪恨。」法藍一看，果然是四師弟之物。原來，和尚受戒之後，戒箍上有自己的名字，決不能到在別人之手。法藍這麼一看，果然是自己親師弟的戒箍，當時顏色更變，一問情由，野雞溜子王七便將賀家堡如何暗藏巨盜，殺死四師叔之事說了一遍。法藍僧聞聽王七之言，怒髮衝冠，當時就要前往賀家堡找賀照雄與師弟報仇。野雞溜子王七說道：「恩師你先別忙，此事因為焦公子所起，賀照雄又將我師叔的人頭擲在焦宅，焦公子氣憤不出，雖然埋了我四叔的人頭，事不算完。府台大人並吩咐焦公子，欲拿獲正凶，刻不容緩，你要自己去報仇，殺人流血，王法攸關。要借著焦公子之名，既能報仇又不礙王法，一舉兩得，何樂而不為？」法藍僧問道：「怎樣借焦公子之名，報你四叔被殺之仇呢？」野雞溜子王七便說：「杭州八月廟立播，明著為要拔選人才，暗為訪拿賊人。賀家堡距八月廟一水之隔，賊人必然上播。在播台之上擒著匪人，送於官廳治罪，叫他身首異處。一舉兩得，豈不勝過恩師你一人前往報仇嗎？」

法藍僧一時報仇心急，竟受野雞溜子王七之愚弄。此及在播台上打了張旺，蔣五爺上播台用陰陽童子腿，破了法藍的金鐘罩，口吐鮮血，眾教師遂叫道：「野雞溜子王七！你說你師傅天下無敵，壓倒群雄，如今卻與你四師叔一樣啦，這可怎麼辦吧？」

焦公子也是埋怨。王七小腦瓜一晃，嘿嘿一笑說道：「公子爺，我還有主意呢，只要公子爺能照計而行，准能報仇雪恨。但有一件，公子爺到了那時，心滿意足，可別忘了我王七的功勞？」

焦公子說道：「你還有何法？快快說出，不要絮叨了。」野雞溜子王七，晃小腦瓜兒說道：「公子爺，我提起一位來，你大概沒見過面。當然，也得有個耳聞。」焦公子問道：「又是何人？」王七說道：「提起此人，大大有名，少林寺的長老，吾之師祖，壁和僧。現年一百來歲，自幼出家習武，掌院於少林寺，這個人可能行嗎？」焦公子說道：「提起此人，誰人不知，哪個不曉？若

能聘這位高僧出世，可以打遍天下。但是誰能介紹呢？」野雞溜子王七說道：「此事非這樣辦不可，公子爺你可曉得？出家人愛惜徒弟。如今吾老師被蔣伯芳踢的昏迷不醒，將我老師抬回廟去。現在老方丈正然遊方至此，一見長門弟子被人所打，決不能善罷干休，必要報仇。可有一宗，這回我自己可不行，你得辛苦一趟，皆因為我是人微言輕，老方丈身價太重，不能聽我一面之詞。用人抬著我的師傅，咱們二人一同去，我先見了我師祖，將我師傅被打之事，先說了；然後你再進去，必然當面應允。他老人家要一出世，別說是這些小輩們，也不是我說一句大話，打遍天下的俠劍客，都不費吹灰之力。」

焦公子聞聽野雞溜子王七之言，甚為喜悅，當時派人將法藍抬回白蓮寺，野雞溜子王七同著焦公子，也一同來到白蓮寺廟門外。野雞溜子王七在前，後面幾個家人抬著法藍僧向裡就進，門頭僧向前一看，大吃一驚，抬著的不是別人，正是老師法藍！

不由的一怔，說道：「這是怎麼啦？」王七就將播台上老師被打之事，報告了門頭僧，門頭僧這才到裡面禪堂，回稟了璧和僧，言說：「王七求見祖師爺。」璧和僧問道：「是那一個王七？可是前者被吾驅逐的野雞溜子王七嗎？」門頭僧說道：「正是此人。」璧和僧說道：「他又來此作甚？我有言在先，不准他再進白蓮寺，何以又引他前來？告訴他，就提祖師爺已回少林寺，叫他去吧。」門頭僧說：「還有一事，吾們恩師在播台上被蔣伯芳所傷，渾身是血，不知性命如何。」璧和僧聞聽，長歎一聲，遂說道：「果然不出吾所料，白蓮寺必要斷送在此人之手。快將汝師抬進來，也叫王七進來吧。」門頭僧這才來到外面，喚出幾個小和尚，將法藍抬入廟內，野雞溜子王七隨後跟了進來，焦公子仍在門外候等。野雞溜子王七見了老方丈璧和僧，跪倒行禮，叫道：「祖師爺，再晚生與師祖爺磕頭！」

老方丈璧和僧叫道：「野雞溜子王七！你幹什麼來啦？」王七便將賀照雄明善暗惡，家中窩藏江洋大盜，如何將法寶害死，人頭扔在焦公子宅院，以及法藍僧播台上受傷之事說了一遍。

這小子他並不懂的什麼叫陰陽童子腿，他就告訴璧和僧說：「蔣伯芳先抬左腿，後抬右腿，正踢在我師傅胸脯之上。」璧和僧聞聽王七之言，叫道：「王七！你是無故搬弄是非！你又前來書貧僧？賀照雄的為人，誰人不知？汝師昧於考察，被汝一時所抬，致有此禍。貧僧九十餘歲之人，焉能叫你小孩子利用？」語畢，叫小和尚：「到禪堂將緣簿拿來。」小和尚遂將緣簿取來，璧和僧左一篇，右一篇，掀開緣簿，叫道：「王七！你來看，賀氏三輩行善不替，施捨白蓮寺都有賬可查，他乃是杭州第一的善人，到賀照雄本人，仍是奉行善事，你無故的要加害於人。王七，王七，須知人容天不容，貧僧焉能聽汝一面之詞呢？你快快退去吧，以後不許進廟。」野雞溜子王七聞聽老方丈這一席話，把小腦瓜一晃，叫道：「祖師爺！你可屈死晚生了。賀照雄坐地分贓，有真憑實據，搶網緞店，搶焦公子的白龍駒，這些人俱都在他那裡住著呢。你看他兩輩施捨，在他先兩輩，我可不知道，在他這輩，你看他每年施捨一萬，江洋大盜暗中分與他三十萬呢，以他表面上而論，行些小惠，遮掩人的耳目。別的事情你不辦，難道說我之師師被蔣伯芳踢的昏迷不醒，不知死活，這樣的仇，你就不報了嗎？」璧和僧聞聽野雞溜子王七之言，長歎一聲說道：「貧僧昨日心驚肉跳，偶占一課，知有血染衣襟之禍。大數來臨，豈能逆天？」野雞溜子一看老方丈說話，有犧牲性命之意，遂叫道：「祖師爺！現在焦公子還在門外，要拜見祖師爺。」璧和僧說道：「何以早不告知我？快快請進。」這就是子以父貴，杭州府知府的少爺，誰不敬重？再說璧和僧以為白蓮寺在杭州，又是知府的治下，焦公子前來，豈有不見之理？並且王七所說之話，璧和僧全都不信，也要問問焦公子始末根由，所以叫王七來到外面，將焦公子請入禪堂。焦公子見了璧和僧，納頭便拜，口稱：「老祖師，弟子焦振芳與祖師爺磕頭。」璧和僧伸手相攬：「焦公子請起，貧僧不敢當。」焦公子站起身形，侍立一旁，恭敬溢於表外。璧和僧一問焦公子，賀照雄是否有窩藏江洋大盜之事，焦公子滔滔不斷說了一遍。璧和僧聞聽，心中暗想：「堂堂知府的公子，諒不至有虛言。縱有不實之處，法寶被殺，將人頭擲在焦公子的書房，當然是實事；播台之上吾徒法藍被打，現在目前。」璧和僧思索至此，念了一聲：「阿彌陀佛，獲罪於天，無所禱也。貧僧血染衣襟之禍，諒難脫卻。焦公子，你趕緊回去辦理一切，今日二十四日，明日停播一天，二十六日重新開播。你四門張貼告白，口氣越大越好，就提專會南七北六十三省的俠劍客、保鏢的、護院的。貧僧打不淨保鏢護院的俠劍客，誓不回歸少林寺。播台上再作一幅對聯，口氣越大越好。」焦公子聞聽，滿心歡喜。野雞溜子王七這才搖頭晃腦，得意洋洋，向焦公子抵著嘴，眯縫著眼竊笑。焦公子叫道：「祖師爺！後天二十六日，弟子前來接你上播。」璧和僧說道：「不必來白蓮寺迎接於我，後日晨刻，我到城里長春寺等候你們。什麼也不用預備，只要一個太師椅子，穿上兩條轎桿，前去長春寺迎接。播台之上，也不要預備什麼，貧僧連一杯水都不喝。你們就去照辦吧，後天辰刻，貧僧必到長春寺等候。」

焦公子與王七二人這才告辭，回歸焦公子私邸，辦理一切。所有告示對聯，俱是焦公子請人作的，第二日貼出，城裡關廟四外俱是告白。單說璧和僧見王七和焦公子俱都走了，自己獨坐在禪堂之內，長歎一聲，說道：「大數來臨，誰能倖免？雖由於王七之蠱惑，亦貧僧之命也。」語畢，遂向小和尚說道：「你師傅現在何處？」小和尚說道：「現在東禪堂呢，人事不知，微有呼吸之氣。」璧和僧念了一聲：「阿彌陀佛，這都是剛愎用事，不察賢愚所致。當初不聽我之勸戒，野雞溜子王七這宗人一人廟，我就知道白蓮寺必化為灰燼。」站起身形來在東禪堂，叫小和尚將法藍僧衣襟用刀挑開，一看正在胸際，有腳印一個，不偏不倚，如紅色染的一般。璧和僧遂叫小和尚取了一碗滾水，一碗涼水，對在一處，由腰間取出一粒丹藥，用陰陽水化合，以筷子撥開牙關，將藥灌下，又叫小和尚取來棉被與法藍覆蓋。小和尚問：「祖師爺，何時可癒？」璧和僧說道：「十八日恢復原狀，金鍾罩的工夫休矣。」

白蓮寺之事暫且不表，單說璧和僧到了廿六這天清晨來到長春寺，焦公子與眾惡奴早已等候，接璧和僧到播台。璧和僧臨上播台之時，獻了一手絕藝，然後才對台下說道：「貧僧我並不是為功名富貴而來。你們俗家愛惜子女，孝敬雙親，我們出家人愛惜徒弟，孝敬師傅。吾之長門徒弟法藍，被蔣伯芳陰陽童子腿踢傷甚重，那蔣伯芳不知自古僧道是一家，不講僧道的義氣，竟下毒手傷人。」又道：「貧僧不開殺戒，孺子上得台來，我不過教訓你一回。你要膽小，不敢上播台，我也是找你師傅辦理。孺子不要怕死貪生，也叫貧僧試一試你的陰陽童子腿。」就用這一些話，把蔣五爺激惱。蔣五爺在台下，怒髮衝冠，勝三爺一把未曾抓住，一聲吶喊：「和尚你不要逞能，蔣五爺來也！」璧和僧雙睛一轉，打量蔣五爺：五官俊美，面如白玉。再一細看，蔣伯芳赤線穿雙眉，紫紅線兩道，由左右眉中穿過，天庭飽滿，福壽綿長之相。老方丈久讀相書，善於相法，這一看蔣五爺有八十餘歲之壽祿，自己心中暗想：「出家人螻蟻未曾害過，我豈能拗天而行？」老方丈看罷，叫道：「孺子蔣伯芳！你身負重罪還敢上播台來？」蔣伯芳說道：「可惜你偌大年紀，不知賢愚好歹，助紂為虐。你是銅和尚、鐵和尚，我要砸不扁你，我不叫蔣五爺。」璧和僧微然一笑，向後倒退，脫去灰布僧袍，擲在台板之上。怎麼沒有人接衣服呢？

焦公子與王七早都溜之乎也了。大眾一看裡面這身衣服，好似灰鼠皮兒相似，蔣五爺掄拳便打。老和尚的本事與蔣五爺可不同，週身是軟的，柔能克剛，軟能克硬，鐵鍊金剛璧和僧，以柔軟的工夫相招架。笑嘻嘻的走了三四十個回合，老和尚一漏招，右手腕子被蔣五爺捋住，無奈，不論怎樣的擱疊，隨著蔣五爺的勁兒走。蔣五爺一怒，向外一擲，擲出五六丈遠，老和尚仍輕輕落在台板之上，聲音皆無。接續再戰，蔣五爺又將老和尚腿腕兒捋住，提起向上一擲，擲了四五丈高，老和尚頭朝下，離台板一尺來高，一疊腰又輕輕落在台板之上。老和尚筋骨如棉，所謂縮小綿軟巧，蔣五爺行動颯颯帶風，二人戰在一處，一個硬是金剛一般，一個軟像嬰兒一樣。老和尚與蔣五爺動手好像耍笑，蔣五爺一怒，伸手指一點老和尚面門，老和尚用手一迎，蔣五爺心中暗說：「這回就行啦。」底下抬左腿，照定老和尚的腿腋踢去。前文書表過，這條腿是假的，陰陽童子腿，左腿晃右腿踢。那知道老和尚並不躲閃，兩手叉腰，騎馬蹲檔式，站立在蔣五爺面前紋絲兒不動。蔣五爺心說：「老和尚完啦，他還不如他的徒弟呢，他徒弟倒能躲開左腿，他連躲都躲不開，更好踢啦。」蔣五爺此時按足了踢柏木樁的工夫，抬起右腳，照定老和尚腿踢去。老和尚仍然是騎馬蹲檔式，並不躲閃，容蔣五爺鉤右腿，距離胸前一二寸遠，老和尚向左一歪身，蔣五爺踢空，腳擦著老和尚的胸口過去，老和尚一伸左手，將蔣五爺的右腿拿住，用鐵沙掌、鷹爪力的工夫，這一拿蔣五爺的腳後跟，蔣五爺就覺得混身發酸，不能用力。老和尚念了一聲：「阿彌陀佛。貧僧不害生靈。」右手掌翻著，照定胸上打去。老和尚這一掌，使了七八成勁，距離護心的橫骨讓過二指

打的，若打在橫骨上，蔣五爺是當時喪命。老和尚這一掌打在蔣五爺的身上，蔣五爺就覺心中發熱，一粒混元氣壓不住，一張口，鮮血吐出。老和尚念了一聲：「阿彌陀佛。蔣伯芳小兒，貧僧不與你一般見識，去吧。」蔣五爺一退兩退，站立不穩，腳跟無力，「撲咚」一聲，仰面朝天，栽倒於台板之上。這一掌雖不能喪命，十幾載橫練的工夫，化於烏有。

老和尚將蔣伯芳擊倒，面向台口念了一聲：「阿彌陀佛。還有哪位保鏢的護院的前來？」在蔣五爺被打的時候，勝三爺與小弟兄等站在一處，看得明明白白，此時老和尚又招呼保鏢的護院的，勝爺如何能夠袖手呢？勝爺一飄銀髯，甩大氅就要縱上擂台，與和尚較量輸贏。正在此時，就見東台口一陣大亂，人聲鼎沸：「看漢奸啊！看漢奸啊！」由東台口縱上一人，頭戴春秋帽，狐狸皮馬褂反穿著，面向老和尚說道：「王八羔子，我打你個和尚！」老和尚一看長像，心中暗想：「常聽說過有這麼一位。」遂向歐陽大義士說道：「閣下莫非是歐陽大義士嗎？」歐陽大爺說道：「我不是義士，我是雞屎。我打你個王八羔子！」一翻手照定老和尚就是一掌。老和尚向後一退，就見由歐陽大爺袖口之中，呼的一聲，冒出一股子連煙帶火，緊跟著又是兩甩，呼呼黑煙紅火。老和尚一怔。老和尚可怕燒，老和尚也不知道是哪來的火，向後就退。台下看熱鬧的人，萬頭攢動，就一齊亂喊：「火燒擂台啦！」眾人這麼一亂，把台口近處的人讓開一條道路，蕭銀龍心裡明白，叫道：「楊五哥！歐陽大爺這是鬼火，一會兒就沒有本事啦。趁此一亂，咱們快上擂台救蔣五叔吧！」濮德勇、楊香五、金頭虎賈明上了擂台，將蔣五爺救下擂台，蠻子的火也放完啦。遂說道：「我打你個老王八羔子！我揪你的鬍子！我捶你個老王八羔子！」老和尚說道：「歐陽義士，你失了身份了。」歐陽爺說：「我打你個老王八羔子！什麼叫失身份？」二人在擂台動起手來。歐陽大義士是皮襖馬褂，踢啦踢啦，二人戰了五六十個回合，老和尚用少林寺的絕藝，反背一掌，歐陽大義士躲之不及，眼這掌離歐陽大義士切近，老和尚反手將歐陽大義士的皮馬褂抓住。歐陽爺皮襖馬褂甚為寬大，並未抓住皮袍，歐陽爺一較力，不是老和尚的敵手，老和尚抓著歐陽爺向台柱上摔去，只見皮襖馬褂落於台下，歐陽爺仍在欄杆切近的台板上蹲著呢。遂說道：「老和尚，你懂得這一招嗎？這叫仙人脫衣。」語畢，縱下擂台。

勝三爺在那旁叫道：「歐陽賢弟，這邊來！」歐陽大義士來到勝三爺的跟前，叫道：「勝三哥！我沒栽過筋斗，我這回可輸啦。」勝爺將大氅早已甩去，摘下鏢囊，撤去魚鱗紫金刀，俱都交與黃三太，勒了勒英雄帶，正了正鴨尾巾，就要上擂台。

蠻子說道：「三哥且慢，你不行。」勝三爺說道：「蔣五弟口吐鮮血，不知性命如何，愚兄焉能怕死貪生？是福不是禍，是禍脫不過。閻王叫我三更死，何人留到五更亡？」語畢，縱身上了擂台，叫道：「老方丈！弟子勝英拜見。」璧和僧一看，勝三爺皺紋堆累，白髮蒼蒼。璧和尚遂說道：「勝義士，你上台來就好辦啦。你寫我一張字據，從此你和你師兄龔啞仙師、師弟弼昆和尚，不許你們三大門的人保鏢，將十三省總鏢局關閉，是事皆無，言歸於好。」勝爺說道：「老方丈，此言差矣。唸書的人沒有事做就教館，好武的沒有事做就是保鏢。倘若不叫保鏢養家，流為盜賊，豈不貽害於人嗎？現在我師弟被你打的口吐鮮血，歐陽大義士被你脫去皮馬褂，我同你非走幾招不可。」老和尚笑道：「勝施主，你不是貧僧的敵手。」勝爺說道：「大丈夫生在三光之下，死生由命。」老和尚遂與勝爺插拳動手，暗中贊成勝爺的武技。要講力量是蔣伯芳；要講快是歐陽天佐；要講究招數，還得讓勝英。一招一勢，一拳一腳，真與我少林寺牆上畫的圖樣相同。老和尚心中暗想：「勝英七十多歲啦，血氣已衰，我雖然九十有餘，可有童子工。我一粒混元氣提住，戰一天也不能困乏。」戰夠多時，勝三爺的鼻窪鬢角津津見汗，老和尚氣不喘促，面不改色，照舊向裡遞招，真是拳起處風捲雲舒，腳踢到神驚鬼怕。勝三爺此時臉上汗珠向下直滴，上年紀之人，這一流汗可就喘啦。老和尚是一拳緊似一拳，一招緊似一招，勝三爺只有招架之功，並無還手之力。